

在沼泽草中游弋。

入夜,当最后一次大潮来临时,新月纤细,在它的作用下,海水轻轻拍打着黑礁石。鱼鳞洲上的塔亮了灯,洲上草木有些孤寂,趁着五月日暖,刚刚来到洲上的海鸟开始产卵,随后,它们孵化出浅黄色的雏鸟。因为生产之前,它们经过漫长的飞行才来到这里,鱼鳞洲成了它们最佳的栖息地。

在满月之前,海鸟就记住了鱼鳞洲。这座石山三面临海,每天承接来自巨浪的冲击。黑礁石成排层叠地盘踞山脚下,如同一道屏障,把深邃的海与鱼鳞洲隔离开来。鱼鳞洲的南面是沙滩。这沙滩上的沙不细,是小粒的石子。光着脚丫走上去,除了松软还有些许的刺痛。海面上碧波万顷,小船穿梭,海鸥翔空;海风推波助澜,海浪拍打在石壁上,溅起一堆堆雪白的浪花,沉雷般的涛声轻重有序,节奏均匀。许多海钓爱好者,不时来到海边岩石上,舞竿甩线。但渔船其实很难靠近鱼鳞洲,浅滩,礁石,且此处海水的冲击尤为猛烈。在山下的浅滩里,幼鱼群聚,捕食海水中的小猎物,虾群向后甩着尾巴跳跃。夜间,栖息在鱼鳞洲草木间的鸟离开筑巢到浅滩上觅食。它们在半空里盘旋,观察并筛选猎物。遇见猎物时,它们以一种罕见的轻快动作飞翔,翅膀向下一拍,之后再高高扬起。它们的头都垂得很低,把锋利如剪刀刀刃的长下喙插入水里。

潮水在日落时曾经退下,入夜后又缓缓升起,渐渐地漫上鱼鳞洲海鸟黄昏时的栖息地。在鱼鳞洲的东边,大片的礁石铺展,礁石缝里的水深不过人的一臂,缓缓地淌过布满沼泽草的滩底。偶尔看到几只贴着水面盘旋的水鸟,它们的短上喙在一转一合间,迅速叼起了几条小鱼。

那晚,在鱼鳞洲脚下的水域里,除了鸟,还有许多其他生物在浅滩上觅食。一些古怪的声音在夜色里弥漫,曲调时高时低,一会儿温柔如白鸽哀鸣,一会儿又刺耳如乌鸦哑噪。而海潮冲刷礁石时激荡的撞击声时而低沉时而清越,成排的不等蛤和小扇贝,似乎为了应和,发出轻快的叮当声。沙蚕乘着浪尖漂出来,在回流的水里自在仰泳。这时,礁石上的潮水渐高,鱼鳞洲的阴影罩下来,如乌云般,遮蔽了月光,海水一片漆黑。

临近午夜,潮水升至最高位。寄居蟹拖着它的贝壳房在移动,一路沿着鱼鳞洲脚下的沙滩前行。这片沙滩其实就是沙砾之地,相邻的两只贝壳房行走时免不得相碰,摩擦作响。一些小虾被海里的鱼群追逐,纵身跃出海面时激起一些小水滴,水滴跌落,在水面上散开成一圈一圈的波纹,一些细微的声响,只有最敏锐的耳朵才能听到,它们只属于海水和鱼鳞洲。

在鱼鳞洲的南边,一条水泥路蜿蜒连接鱼鳞洲的入口和城市的黎明。除了海潮和禽鸟扑楞翅膀的动静外,没有其他声响。风,也入睡了。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,因为隔了一座鱼鳞洲,仿佛已经枕着海湾睡着了,呼吸均匀,平稳。而此时的陆地,更显得沉默,一些昆虫的微颤声,让天地都安静了下来,将黑夜归还于海水和海浪声。

他郁闷地跑上楼,叹气道:“哎,今天是吃不成饺子了。”

我四下张望,突然发现挂在窗户上烧水用的“热得快”。“热得快”是刚买的,很干净。于是我心一笑,对老公说:“我有办法了,我保证咱们也能吃上饺子。”

他有些疑惑,见我接了一壶水,拿起“热得快”放进茶壶里,他开心地笑了起来,朝我竖起大拇指:“还是你聪明。”

十多分钟后,水沸腾了,我往茶壶里撒了点盐,将事先准备好的饺子倒在里面,盖上盖子。不大一会儿,屋子里便有了饺子的香味,待饺子整个浮出水面,我用勺子舀上来,盛在盘子里,撒上葱花,浇上香油,老公尝了一下,不住地咂嘴,说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饺子。我吃了一口,其实味道一般,他是为了哄我开心才故意那样说的。那个冬至,因为有了茶壶煮饺子的创意,我们过得快乐而幸福。

之后的每年冬至,我们都会谈起“茶壶煮饺子”的往事,会忆起那些贫穷而快乐的日子,聊到细节处,两人心里都会涌起无限的温暖,彼此莞尔一笑……我想着,也许正因为两个人一同经历了那些艰难岁月,如今的我们,才更懂得珍惜每一天的寻常生活。

拿什么来煮饺子呢?老公跑到楼下煤气代办点,吃了个闭门羹。

潮汐线上 的鱼鳞洲

杨道

岁月山河

茶壶煮饺子

刘德凤

和老公结婚的第一年,我们在广东东莞一家灯饰厂打工。那年冬至晚上,同事们都纷纷去外面下馆子,唯独我和老公,因为手头拮据,打算就在逼仄的租房里过一个“安静”的冬至。这是我们俩在外面过的第一个冬至,我们决定让这个节日过得快乐而幸福。

在我的家乡,冬至是一定要吃饺子的。我买了一袋面粉,一点瘦肉,两个人便马不停蹄忙活起来,老公擀面皮,我负责剁肉。好不容易包了一大盘饺子,准备开煮时,却发现没有煤气了。

拿什么来煮饺子呢?老公跑到楼下煤气代办点,吃了个闭门羹。

在沼泽草中游弋。入夜,当最后一次大潮来临时,新月纤细,在它的作用下,海水轻轻拍打着黑礁石。鱼鳞洲上的塔亮了灯,洲上草木有些孤寂,趁着五月日暖,刚刚来到洲上的海鸟开始产卵,随后,它们孵化出浅黄色的雏鸟。因为生产之前,它们经过漫长的飞行才来到这里,鱼鳞洲成了它们最佳的栖息地。

在满月之前,海鸟就记住了鱼鳞洲。这座石山三面临海,每天承接来自巨浪的冲击。黑礁石成排层叠地盘踞山脚下,如同一道屏障,把深邃的海与鱼鳞洲隔离开来。鱼鳞洲的南面是沙滩。这沙滩上的沙不细,是小粒的石子。光着脚丫走上去,除了松软还有些许的刺痛。海面上碧波万顷,小船穿梭,海鸥翔空;海风推波助澜,海浪拍打在石壁上,溅起一堆堆雪白的浪花,沉雷般的涛声轻重有序,节奏均匀。许多海钓爱好者,不时来到海边岩石上,舞竿甩线。但渔船其实很难靠近鱼鳞洲,浅滩,礁石,且此处海水的冲击尤为猛烈。在山下的浅滩里,幼鱼群聚,捕食海水中的小猎物,虾群向后甩着尾巴跳跃。夜间,栖息在鱼鳞洲草木间的鸟离开筑巢到浅滩上觅食。它们在半空里盘旋,观察并筛选猎物。遇见猎物时,它们以一种罕见的轻快动作飞翔,翅膀向下一拍,之后再高高扬起。它们的头都垂得很低,把锋利如剪刀刀刃的长下喙插入水里。

潮水在日落时曾经退下,入夜后又缓缓升起,渐渐地漫上鱼鳞洲海鸟黄昏时的栖息地。在鱼鳞洲的东边,大片的礁石铺展,礁石缝里的水深不过人的一臂,缓缓地淌过布满沼泽草的滩底。偶尔看到几只贴着水面盘旋的水鸟,它们的短上喙在一转一合间,迅速叼起了几条小鱼。

那晚,在鱼鳞洲脚下的水域里,除了鸟,还有许多其他生物在浅滩上觅食。一些古怪的声音在夜色里弥漫,曲调时高时低,一会儿温柔如白鸽哀鸣,一会儿又刺耳如乌鸦哑噪。而海潮冲刷礁石时激荡的撞击声时而低沉时而清越,成排的不等蛤和小扇贝,似乎为了应和,发出轻快的叮当声。沙蚕乘着浪尖漂出来,在回流的水里自在仰泳。这时,礁石上的潮水渐高,鱼鳞洲的阴影罩下来,如乌云般,遮蔽了月光,海水一片漆黑。

临近午夜,潮水升至最高位。寄居蟹拖着它的贝壳房在移动,一路沿着鱼鳞洲脚下的沙滩前行。这片沙滩其实就是沙砾之地,相邻的两只贝壳房行走时免不得相碰,摩擦作响。一些小虾被海里的鱼群追逐,纵身跃出海面时激起一些小水滴,水滴跌落,在水面上散开成一圈一圈的波纹,一些细微的声响,只有最敏锐的耳朵才能听到,它们只属于海水和鱼鳞洲。

在鱼鳞洲的南边,一条水泥路蜿蜒连接鱼鳞洲的入口和城市的黎明。除了海潮和禽鸟扑楞翅膀的动静外,没有其他声响。风,也入睡了。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,因为隔了一座鱼鳞洲,仿佛已经枕着海湾睡着了,呼吸均匀,平稳。而此时的陆地,更显得沉默,一些昆虫的微颤声,让天地都安静了下来,将黑夜归还于海水和海浪声。

他郁闷地跑上楼,叹气道:“哎,今天是吃不成饺子了。”

我四下张望,突然发现挂在窗户上烧水用的“热得快”。“热得快”是刚买的,很干净。于是我心一笑,对老公说:“我有办法了,我保证咱们也能吃上饺子。”

他有些疑惑,见我接了一壶水,拿起“热得快”放进茶壶里,他开心地笑了起来,朝我竖起大拇指:“还是你聪明。”

十多分钟后,水沸腾了,我往茶壶里撒了点盐,将事先准备好的饺子倒在里面,盖上盖子。不大一会儿,屋子里便有了饺子的香味,待饺子整个浮出水面,我用勺子舀上来,盛在盘子里,撒上葱花,浇上香油,老公尝了一下,不住地咂嘴,说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饺子。我吃了一口,其实味道一般,他是为了哄我开心才故意那样说的。那个冬至,因为有了茶壶煮饺子的创意,我们过得快乐而幸福。

之后的每年冬至,我们都会谈起“茶壶煮饺子”的往事,会忆起那些贫穷而快乐的日子,聊到细节处,两人心里都会涌起无限的温暖,彼此莞尔一笑……我想着,也许正因为两个人一同经历了那些艰难岁月,如今的我们,才更懂得珍惜每一天的寻常生活。

拿什么来煮饺子呢?老公跑到楼下煤气代办点,吃了个闭门羹。

《西厢记》这样流传不息的剧本,总是江山代有人才出,各路好手搬演不休。去年底,省琼剧院杨济铭院长力邀名导王东昌执导琼剧《西厢记》,当时有幸听王导和编剧陈艺天、作曲黄志忠兴奋谈论各种舞台设想,到今年,他们已经演出了好几十场,上得厅堂,下得厨房,在海南戏院面对各界专家和省城的粉丝,也下到乡间村口,让老乡们兴高采烈。

现在,在大的现代化剧院,面向处于灯效黑暗中的、懂得剧场礼仪和纪律的观众演出,演员被一道“第四堵墙”保护起来。而戏曲传统中的勾栏瓦肆和神庙舞台,观演关系既松散又浓烈,观众更有主动性,看到喜欢的再投入更强烈的注意力,对不喜欢的则可能忽视甚至喝倒彩。与此相应,在剧目创作表演上,重点突出,看菜做饭,扬长避短。比如,在某一个角色上,此时并无特别优秀的演员可以胜任,则会根据具体情况排兵布阵。元杂剧的辉煌,在于一流的文人下沉到剧团演出的基层,紧贴着剧团的实际状况而写作,因此元杂剧实际的剧本远比我们现在书店看到的(经过明代书商大幅度篡改)剧本伸缩自如、关窍随人。

王实甫杂剧《西厢记》中关窍乃红娘一角。中国演剧学是按表演来定角的,哪个角色能挑得起台,哪个角色就是主角,就是一号。从西方的剧作学来讲,崔莺莺小姐当然是女一号,穷书生张君瑞爱上这位豪门权贵的小姐,跌宕起伏的故事皆由崔莺莺而起,她焉能不是这部才子佳人戏的女主角?但故事好讲,戏难演。崔莺莺多数情况下都是个被动的角色,而有天赋的演员往往更容易在主动性的动作中把握住角色。红娘恰恰是极具主动性。这样就难怪为什么几乎各个剧种都有脍炙人口的红娘(比如豫剧常香玉、越剧陈辉玲),却都没有几个叫得响的

海天片羽

千古共情《西厢记》

邓丽彬

莺莺小姐。

张生呢?如果有特别优秀的男演员,当然可以让张生和红娘一起挑台。比如经典的越剧版,茅威涛的张生风头不亚于陈辉玲的红娘,两个角色都很主动,互相飙戏,煞是好看。但这样的张生并不易得。张生要又野又文。太野、太具有生命本能的男性,如今可能做不了戏曲演员(茅威涛是反串出演);那种一见莺莺便钟情的生物电又出不来。这版琼剧的男主演很优秀也很努力。演戏这门艺术,没有标准的剂量,有火则多,无火则简。琼剧版《西厢记》的节奏次第也是如此。

序幕和第一幕,天涯书生张君瑞出场,初遇莺莺一见钟情,节奏很快,而第二场开始放缓,何也?好看的戏都在这儿。孙飞虎率兵围寺,要强抢莺莺,张生要了老夫人的承诺,投书求救,第二场始终贯穿着紧张气氛。但戏眼更在于中间插进一段张生与小姐隔墙知音的戏。红娘陪莺莺小姐月下拈香祷告,这是王实甫的天才设定,因为是私密的闺中情境,就可

以有很多公开场合没法聊的话;因为是祷告,是仪式,就不怕说套话,不怕套话淹没潜台词;而更绝的是,这么私密的谈话和祷告,恰被隔墙有耳的张生听着。

如此,小姐体现不出来潜台词,有红娘来揭。在演出中,小姐“一炷香愿亡父早升仙境,二炷香愿慈娘长寿康宁”真的是呆呆的祷告套话,其实观众看不出她的第三炷香祷词为什么卡壳说不出来,但红娘一下子自作主张点出三炷香是要许“配个如意郎君”的愿,会让观众一时恍然、更倾向于红娘的解读,从而使小姐哪怕呆呆的表演也十分有戏。张生隔在墙的另外一边,也降低了表演的难度。欲望戏难演,这堵场景中的墙,倒让演员更自由了。词不多,但戏可以多。这一场隔墙知音的戏,是能让观众安静下来的。这版《西厢记》正是从这里入味。

后面的戏也都是这种节奏,有戏则多无戏则少,创作者做了很多取舍。第五场把老夫人“拷红”这一折单独作为一场,分量很足,虽然后面还有第六场草桥送别和尾声,但简洁短促,戏的实际的结束点就在“拷红”。明面上好像老夫人是强势,红娘是弱势,但红娘鲜活的生命气息,使得老夫人的权威成了笑料。嫌贫爱富古今皆然,但热爱生命的力量能够超越这种偏见,也古今不绝。各个剧种不同版本的拷红,演员们的绝活儿各自不同,而我们这位年轻的琼剧演员其特色在于,脆,活。把海南姑娘那种聪明灵巧而又仿佛大大咧咧的劲头拿捏得很到位。是一种海南人不畏命运、肯定生命的味道。难怪即便是下乡演出也很受欢迎。

通过这部戏,一批新演员崭露头角,编导、作曲、舞美和服装设计也颇显新意,琼剧《西厢记》依然能踩中我们这些现代人的兴奋点,千古共情。希望它能持续演出,给更多人带来欢乐,让大家欣赏到琼剧的魅力。

诗路花语

相约白沙(歌词)

■ 王应际

一
都说白沙美,
美在山水间。
鹦哥岭的雨林,
藏着千古的缠绵。
南渡江的水源,
流淌昨天的遥远。
九架岭的木棉,
渲染紫烟的烂漫。
美女峰的山峦,
飘过仙气的梦幻。
啊,
相约白沙,
真情无限。
那片林海那片山,
绿韵白沙到永远。

二
都说白沙美,
美在风雨甜。
第一枪的故事,
展成感天的画卷。
七色彩的黎锦,
织出岁月的惊艳。
五里路的清茗,
香溢四海的佳篇。
黎家人的山栏,
留住醉美的经年。
啊
相约白沙,
真情无限。
那片林海那片山,
绿韵白沙到永远。



《蕉园飘香》(油画) 周铁利 作

人生况味

父亲与世界杯

李冰

父亲其实不懂足球,但他高兴看到世界杯。

四年前的俄罗斯世界杯,他一直都在忙碌,却并不是因为看球,而是在忙活他的小龙虾。这些年,家乡小龙虾产业兴起,父亲也开发了十亩地,搞起了养殖。他养出来的小龙虾外表干净,个头圆润,每次都能比别人多卖出几块钱。看着自己精心呵护出来的作品,父亲心里乐开了花。

那段时间,关于世界杯的各种新闻铺天盖地而来。在众多的新闻中,有一则短讯吸引了父亲的目光,他反反复复地读了好几遍。大概内容是说,在俄罗斯世界杯期间,有十万只出自家乡的小龙虾通过中欧列车进入了莫斯科市场,成为球迷们观看世界杯的另一道盛宴。

读完以后,父亲拿着手机,双手背在身后,神气十足地走到母亲面前,用骄傲的语气对她说:“你知道吗?我养的小龙虾出国了咧!”母亲一脸质疑地问道:“出口到哪个国了?女儿国吗?”父亲似乎早料到了母亲的这番反应,他不紧不慢地拿出手机,找到那条新闻,又将手机递给母亲说:“你自己看,

比赛是不是又开始了?”我噗嗤一笑,点点头说:“人家叫世界杯。”父亲并不理会我的纠正,他只是又喃喃自语地说道:“哎呀!这冬天,小龙虾都在洞里待着,他们想吃的话还有点不好意思咧!”

自从上一届世界杯有了家乡小龙虾的身影,小龙虾就成了父亲和世界杯之间的桥梁。我听出他语气里失落的情绪,连忙上前安慰他说:“您知道吗?这一次的世界杯虽然没有小龙虾,但有好多比小龙虾更具滋味的东西呢!”说着,我转发了一条新闻给他,里面详细地介绍了此次卡塔尔世界杯里的中国元素:从卢塞尔体育场到阿尔卡萨光伏发电站;从中国新能源客车到“义乌制造”世界杯周边;从中国赞助商天团到大熊猫“京京”和“四海”,无不烙着中国印。父亲看着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深。我趁机问他说:“怎么样?够闪耀吧?”父亲竖起了大拇指,就像当年母亲为他点赞时一个样。他说:“看来咱的小龙虾只是去探了个路,这一次才是真正的出征呀!”

今年卡塔尔世界杯在冬季举行。父亲看到新闻后问我:“那个踢足球的

不懂足球的父亲,也着实能在世界杯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!

邮箱
hnrbzpb@163.com

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

节间对话

茶壶煮饺子

刘德凤

和老公结婚的第一年,我们在广东东莞一家灯饰厂打工。那年冬至晚上,同事们都纷纷去外面下馆子,唯独我和老公,因为手头拮据,打算就在逼仄的租房里过一个“安静”的冬至。这是我们俩在外面过的第一个冬至,我们决定让这个节日过得快乐而幸福。

在我的家乡,冬至是一定要吃饺子的。我买了一袋面粉,一点瘦肉,两个人便马不停蹄忙活起来,老公擀面皮,我负责剁肉。好不容易包了一大盘饺子,准备开煮时,却发现没有煤气了。

拿什么来煮饺子呢?老公跑到楼下煤气代办点,吃了个闭门羹。

和老公结婚的第一年,我们在广东东莞一家灯饰厂打工。那年冬至晚上,同事们都纷纷去外面下馆子,唯独我和老公,因为手头拮据,打算就在逼仄的租房里过一个“安静”的冬至。这是我们俩在外面过的第一个冬至,我们决定让这个节日过得快乐而幸福。

在我的家乡,冬至是一定要吃饺子的。我买了一袋面粉,一点瘦肉,两个人便马不停蹄忙活起来,老公擀面皮,我负责剁肉。好不容易包了一大盘饺子,准备开煮时,却发现没有煤气了。

拿什么来煮饺子呢?老公跑到楼下煤气代办点,吃了个闭门羹。

和老公结婚的第一年,我们在广东东莞一家灯饰厂打工。那年冬至晚上,同事们都纷纷去外面下馆子,唯独我和老公,因为手头拮据,打算就在逼仄的租房里过一个“安静”的冬至。这是我们俩在外面过的第一个冬至,我们决定让这个节日过得快乐而幸福。

在我的家乡,冬至是一定要吃饺子的。我买了一袋面粉,一点瘦肉,两个人便马不停蹄忙活起来,老公擀面皮,我负责剁肉。好不容易包了一大盘饺子,准备开煮